

江花彼岸,奈何桥左,与子隔世相望,心痛亦殇。此荼靡满夏,寄一语文字,愿梦能携子之手,浪迹天涯!

——题记

怀念

我爱雷泽湖

文/孙红梅

我爱雷泽湖。毕业正赶上国家包分配的最后一年,一位领导指着一份写有单位名单的文件问,“有志向吗?”我把名单扫一眼,毫不犹豫回答:雷泽湖水库。领导就拿诧异的目光看我。我知道他会惊奇:谁愿意放着城里不留,跑到距县城几十里远的农村?犯神经了不是?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。

领导很赞许地点了点头,在我名字后面重重画了一笔。几天以后接到通知,我如愿了。

雷泽湖原来是一片沼泽,方圆数十里,在今鄄城县东南五十里处,属古雷泽湖遗址。据说雷泽湖已经存在了几万年,是古圣贤生活过的地方,古籍有云:“舜耕历山,渔雷泽。”改革开放之初,鄄城县政府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大水库,就叫“雷泽湖水库”。

我家就在县城和雷泽湖水库中间,无论是往县城走还是往水库走,一样二十里路。做出如此选择,完全源自一个农村女孩亲近自然的天性。我自小热爱原野的辽阔,蓝天的高远,喜看白云的游走,聆听秋虫的低吟。

我的选择没有错,因为水库比前些年更美。一座白色的净洁清幽的小楼前有一条淙淙的小河,小河南岸是一片茂密的树林,而楼后面,被雄伟大堤拦着的就是一千一百多万立方容量,占地五千余亩的鄄城雷泽湖水库了。

院内更是环境宜人。白杨挺拔,垂柳摇曳;冬青被修剪得整齐齐齐;一处水塘,青蛙乱跳;从办公楼往职工宿舍和伙房有一条柏油路,路两旁是花园,里边种满牡丹、月季、木槿和白玉兰,

还有一些叫不上名来的花木,红黄绿蓝各色相间,鲜艳夺目,芳香扑鼻,徜徉其间,宛如置身仙境。

人生如白驹过隙。转眼之间,毕业已经十几年,自己也结婚生女。眼见留在县城的几个同学几次调动,单位是越换越好,而我还无声无息偏居一隅。有人曾问我是否后悔,我笑了。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。远离城市的喧嚣,身处天地之大美;白天巡游于大堤,观鸟儿飞翔鱼儿嬉戏;夜晚或散步于月下花园,或聚于机房读书闲聊;天天呼吸着新鲜空气,夜夜有蛙声伴眠;悠哉游哉,何来后悔?

当然,其中也有辛酸、艰苦。大多数职工的家在县城,往返近百里,三九严寒,盛夏酷暑,日晒雨淋,风霜雨雪……其辛苦自不待言。这只是其一。雷泽湖水库是菏泽发电厂的专用水库和唯一水源,稍有差池,都会影响菏泽发电厂正常发电,甚至会酿成大灾。引水河道经过四个乡镇,几十里地,需要不断查看;水库大堤更是每天都要巡逻一次;闸门和机房时时要有人看守……责任不可谓不大,工作量不可谓不重。特别是注水的日子,三台机组一齐发动,每小时要做一次书面记录,查看水位,过滤杂草,二十四小时不合眼是常有的事。下雨的日子,别人都往屋里跑,而我们却是雨越大越要上堤……

然而,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,也就无所谓苦不苦,无所谓累不累。正因为我们以苦为乐,尽心尽责,水库年年被评为县“先进集体”和“安全生产单位”。

荼靡满夏,与子隔世天涯

文/于一

前夕,独自一个人驾车前往江南,探望久念的朋友。想在烟雨凄凉的古城杭州,寻找清梦中那

美丽的背影,寻找这几年一直思念的,牵挂的伊人。虽然心里明白已是不能可为,可还是一直在仿

徨着、观望着、期待着誓言的实现,没有一丝的质疑,没有一丝的后悔,淡淡的,很凄美,但也很惬意!

落日西、回眸天涯,江北岸、抚手吉他

出了齐鲁大地,一路向南,没有去思考为什么会这么疯狂,疯狂得去找寻那份四年前的回忆,只是浅浅淡淡地想得到那份久违的思念。

行至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,车如长龙排到了几里之外。亦时,不平静的我没有心思在队列中走走停停,掉头顺着长江北岸的大堤飞速驰骋,发泄心中的无奈与纠结。累了,找到一条小道,把车停在江边。正值落日西没,昏暗的意境,使自我抛弃了往日的平静,任由回忆的伤口撕裂,一遍一遍,一点一滴。津卫站前

的重聚,永别,幕幕浮于脑海,两行执念的心酸从瞬间滑落,不再害怕世人耻笑自己矫情。青春中唯一能让自己如此脆弱的也只有她了,这份似有非有,似无非无的感情,爱与等待交织的情网,走过了四年,依然这样,这样不能接受,不敢靠近,又不忍割舍。深缘的初遇,无缘的别离,四年的思念,十年的誓言,那一个都能让自己回忆到老。

晚霞渐染红了整个江面,赤艳得犹如那份执念。漂落的江水向灵魂诉说,早已停立在江边半时,还是不能释放内心最深处的

纠结与无奈。转身回车里,拿出了吉他和啤酒,爬到车顶,怀抱吉它,深情弹奏她留给的歌。《蓝颜知己,血色浪漫情人节》瞬间飘逸在江边,随着云彩的游走,弥漫在大江的水中,回荡在灰暗的天空,凄迷了整个世界。

一曲终了,打开啤酒,一口饮下。另一曲深情的回忆,痴情的誓言《十年》随乐而唱,抑郁的幻想便洒落在天边古城——杭州。

寄笺与亲,雨落成文

清晨,到了杭州,向她的父母询问了亲之长短,驱车直接赶往公墓陵园。

从车上取出一叠叠的写给她的信件和买给她的花儿,找到了她,把百合花摆满在墓前。安安静静坐在她的面前,看着这美丽的遗容,依然保持着她临走时的微笑。这抹笑容充满幸福的满足,还是那个雪夜躺在我怀里的样子,几度无奈和几度不舍中带着几度的伤感,凄美得让人心疼,让人难受。从封存的牛皮信封里拿出全部信件,把一句句想对她说的话当面读给她:亲爱的女孩,你在那

里还好吗?我想你了,想你了,总是不经意的想起你,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,很受伤,很受伤的感觉……

读完了所有的信,一封一封地烧掉,寄付于她,希望她在远方能听到我的呼唤,听到我凄凉的等待。瞬时,天空如心一样昏暗了下来,转眼间,大雨倾盆,淋湿了晓清的梦。百合花被雨水冲刷得满地尽是,凄凄惨惨戚戚,好似吞噬苍月的灵魂。为何这无情的上苍却也要与我作对,在心最安静的时刻却还要承受这慌乱的沉迷。不禁一首伤心的歌

词,充满了此时的心地,“在这白色和黑色梦里,不会再有蓝色和紫色记忆,在这个相遇有分手的年纪,总有些雨打风吹的痕迹。为了那苍白的爱情的继续,为了那得到又失去的美丽,就让这擦干又流出的泪水,化作满天相思的雨……”

心碎难当时,雨水和泪滴交汇在了一起,吾对天狂怒,淡淡地吟一诗赠于红颜知己:

江南一梦几世醒,高歌诉言谁人懂。

坟前凄语对红颜,愿求来生牵手情。

旧地重游、独倚西楼,茶烟尚绿、人影茫茫

在她那里一直待到正午,便开始进行下一站——咖啡厅。

咖啡厅,是和她初遇的地方。今生有缘相聚,而后却不得不分离,隔世相望,各自生活在各自的世界,相互思念,今生却再也不能再相见。

还是原来的那个位置,厅里最西边的座位,两眼凄迷的看着对面空空的座位,也只有自己明白那是为什么。真的,多想回到多年以前的那次初遇,如果真的知道会有这种结果,我绝对不会离开杭州,愿意为此放弃所有的所有的所有。如果,老天真的能

给一个选择的余地,宁愿自己浅浅的离世,也不愿意接受如此的折磨,对灵魂一种最深处的摧残。

恰时,咖啡厅响起一首忧伤的音乐,是钢琴与笛子合奏的《乱红》,美妙伤感的音乐深入心底,有一种无法拒绝法世流觞的惬意,因为早已习惯孤独时的落魄。迷离中,眼前出现了一个美丽的背影,白色的连衣裙趁着深夏的咖啡厅,淡淡的眼神中还带着几分泪痕,几分哀伤,几分

纠结的无奈。四年前的夏天,也是在这里,这个座位上,她也是

在我的对面,也是带着几分泪痕,和我初遇、初识,滴滴的私语,诉说感情的失落。短暂的音乐结束了,还是一个人独自坐在对窗的位置,外面的荼靡满夏杭州古城,里面已是人影茫茫,独余寂人的孤者,再美丽的景象在我的眼里早已是繁华落尽。

不禁眼泪再次滑落,淹没了激情青春的风暴。

此刻,离开江南,心底始终告诉自己,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懦弱了。以后的我将会以百倍的信心接受生活,接受没有她的今生。



父亲

文/董成喜



某日,用心聆听筷子兄弟的歌曲《父亲》,竟情不自禁潸然泪下,陈年往事一一涌现。

父亲已年过六旬,当年曾当过多年村队长。几年前因中风落下轻度偏瘫,生活基本上还能自理,虽说清瘦但精神还算不错,他时常说村里的旧事,每每都是侃侃而谈。

父亲担任村队长的十几年里,队里的仓库该谁看管,哪家的房屋漏雨了,他都挂在心上,事必躬亲。记得因李二伯生病,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喂养那十几头大牲口,父亲就搬了铺盖住进饲养院,除了安排集体的农业生产,还精心照料起那批大牲口。两个月下来,牛马驴骡个个膘肥体壮,而父亲却明显瘦了一圈。在家里,父亲像一棵大树,用心呵护着我们的成长。现在,每念及当年父亲为我们筹措学费而奔忙的情景,仍令我唏嘘不已,感慨万端。

父亲平生勤劳,记得每年冬闲时节,父亲都要捡拾一大堆粪肥,以备来年春耕。每天一大早,他就肩背粪斗,手持铁铲,冒着风寒,在村里的角角落落,捡拾牲畜粪肥。往往还不待我们起

床,他便背着满满一粪斗粪肥,顶着一头霜花回来了。如今,吃穿无忧,但他仍闲不住。秋后,他把村头路边的落叶扫成堆,再搓回家垛起来,以备烧火做饭用。麦收时节,他总在路边或麦田捡拾掉落的麦穗,晚辈们有时不屑一顾,有人劝他歇歇,他总是淡然一笑,点头致谢。

父亲一生简朴,不赌牌,不饮酒,不讲究穿戴。每当我们做子女的给他置身衣物,他总是说:“衣裳穿在身上干净,合身就行了。钱不能妄花,好钢要用在刀刃上,过日子要有长远打算!”

慈爱的父亲有一幅热心肠。记得小时候过年,我家尽管条件不好,但每年总会宰杀一只羊,不论羊肉多少,父亲总要割一些给队里的五保老人和困难户送去。那时,街坊邻居不管谁家婚丧嫁娶,修房盖屋,大小病灾,他都尽心尽力去帮。而今年老力衰,他仍给邻里以力所能及的帮助,帮人看护家院,照管鸡鸭鹅狗等……

父亲就是一座航标,照耀着我前进的道路,使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……

人间